



让2亿灵活就业从业者没有后顾之忧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中国人一年要收发多少份快递？答案是一个12位数。

2021年12月，根据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据，中国快递年度第1000亿个包裹诞生，我们进入了快递“千亿时代”。

这一年，网约车完成订单量83.2亿单，5.4亿人次点外卖。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约2亿灵活就业者支撑着前述行业。此外，网络表演（直播）行业的注册账号数以亿计，各类内容平台上还活跃着难以计数的网络写手和自由撰稿人。

灵活就业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权益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大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奋斗。一直关注这个群体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看到，近两年，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关于灵活用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三无与三难

在皮剑龙调研的样本中，仅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了服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皮剑龙指出，当前，平台企业以及各类采用灵活用工的巨头具有一定垄断性。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三难”，即很难与平台企业或者外包公司进行平等协商，很难与它们平等对抗，很难去争取合法权益。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

这种方式让这些劳动者常常处于缺失社保的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外包公司会通过异地缴纳社保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或通过低价折现的方式引导从业者放弃社保。事实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到手的钱多一点就行。

在同一个地方做了2年，我好像还是一个临时工。在调研时，柴闪闪听一名快递员说，他所属的劳务派遣公司未在上海给他缴纳社保，导致他无法办理居住证，只能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普通的劳务派遣人员也很难享受到工作地的保障性住房、就医、教育等福利，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法律没法给他们撑腰。皮剑龙说。

快跑 快送 快接 这是消费者对灵活用工者的期待。与此同时，为了得到算法系统给予的奖励，少受处罚，这些骑手、小哥也必须在单位时间内争取完成更多的订单。

对速度的追求常常使他们面临交通事故风险，甚至自身也成为交通安全的隐患。闯红灯、逆行、超速，一旦事故发生，他们很可能陷入维权困境。

只有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才发现维权有多难。柴闪闪发现，在这个领域，一包了之、层层分包或者层层转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导致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被层层“扒皮”，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也不知道该找谁负责。

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未来

柴闪闪更关注另一个问题——灵活就业者的前路在何方。

进城，选择一个平台或者一家外包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当下不少农村青年的职业选择，对于处于就业迷茫期的他们来说，这些灵活就业的行业门槛不高，收入尚可，进出自由。

柴闪闪看到，在这个群体中，不少人都长期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常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节假日还要加班，却拿不到加班补偿。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应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强度进行核定。参照一些重体力劳动者拥有的经济补贴和调休假期，外卖送餐员也应该有这个行业的一般标准。更重要的是，一些企业没有针对他们制订培养计划，他们疲于奔命，也没有时间进行自我提升。

他们被层层外包以后，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或者责任主体会培养他们。柴闪闪表示，特别是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会错过学习的黄金时期。

柴闪闪的另一个发现是，外包用工带来的高质量就业通道缩小。当前，为



2022年1月20日，北京前门地区的胡同里，外卖员冒雪给客人送餐。据介绍，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灵活就业新形式在社会中越来越流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福利偏低、生存压力较大等问题开始凸显，他们的处境也受到社会关注。

降低用工成本，不少用人单位逐步开始缩小或关闭传统招工的通道，更多地采用灵活用工方式，这导致参照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守法企业用工成本相对上升，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逐步开始或考虑将部分业务外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需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的身份

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首先要能依法认定他们的身份。皮剑龙建议，尽快修改我国劳动法，补齐劳动法立法短板，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新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他还表示，劳动法要赋予新业态劳动者在平等就业、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与休

息时间、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基本劳动权利。

这部分人基本上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但享受不到这个城市的福利待遇，长期下去，怎么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呢？柴闪闪也建议，加大属地工会及行业工会的建立和覆盖力度，及时吸收游离在企业工会之外的外包工、派遣工及灵活就业类劳动者入会，明确共同用工主体的工会经费支出责任。以行业员工代表的形式就劳动者休息休假、职业培训、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内容开展协商；订立集体合同，采取集体协商的方式，督促和引导业务发包方和承包方自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真正让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在实际工作地能享受到工人应有的待遇，如被异地社保排除在外的城市福利、法定假日工作的应有收入等。

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维权难，柴闪闪还建议，提高经营外包业务类公司的行业市场准入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分类从严完善外包类人力资源公司的企业行政许可；同时明确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三分关系下各方的职责，建议明确采用外包类灵活用工发外包的不完全劳动关系责任，对于外包及多层转包带来的纠纷责任无法有效厘清时，由源头发包方兜底后再对过错方追偿。他还建议，行业监管部门及劳动保障部门主动加大劳动保障监察面及执法力度，把维护责任区内劳动者权益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今年两会，柴闪闪在他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外包类灵活用工模式提升就业质量的建议》中呼吁，健全劳务外包法规，畅通这一群体的维权解纷渠道。

中 青 报 中 青 网 记 者 从 浙 江 省 人 社 厅 了 解 到 ， 为 切 实 保 障 快 递 员 群 体 的 合 法 权 益 ， 促 进 新 业 态 从 业 人 员 参 加 社 会 保 险 ， 浙 江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 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近 日 联 合 印 发 了 《 关 于 进 一 步 推 动 基 层 快 递 网 点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工 作 的 通 知 》， 具 备 用 人 单 位 主 体 资 格 的 基 层 快 递 网 点 ， 可 直 接 从 从 业 人 员 办 理 单 独 参 保 ， 不 具 备 用 人 单 位 主 体 资 格 的 基 层 快 递 网 点 ， 由 该 网 点 所 属 的 具 备 快 递 业 务 经 营 许 可 资 质 和 用 工 主 体 资 格 的 企 业 法 人 办 理 单 独 参 保 。

不打卡上班 这些年轻人追求职业新赛道

理智选择 新职业，社会应加强引导和保障



2021年3月4日，北京市昌平区一个创业孵化器内，科普短视频节目《柴知通》制作团队正在电脑前工作。这个90后团队在多个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目前，视频自媒体博主等灵活就业的新职业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也是两会关注的话题。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见习记者 余冰珂

3月5日，国新办就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举行吹风会。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向东表示，灵活就业是重要的就业渠道。随着劳动者择业观念变化、企业用工方式多样，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我国灵活就业不断增加，规模约2亿人。灵活就业为困难群众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对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来，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灵活就业的探索者。他们在选择大学毕业后的职业路径，或者调整职业方向时，不再局限于常规的体制内、互联网大厂等，而是开疆辟土，成为一批新职业从业者。网文作者、UP主、播客主播、剧本杀编剧……这一届不用打卡上班的“灵活就业”从业者，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灵活就业如何才能长远发展？

年轻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一种生活方式

新的技术开发，给我们解决就业问题展开了新空间。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科技，扩大了我们的空

间，增强我们生存的能力。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副教授高艳认为，上一代人的就业状态是“人去适应和匹配工作岗位”，可以在一家单位、一个工种干一辈子，而这种就业匹配已经不太适应当下的发展。

时代给了今天的年轻人机会，让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做一种生活方式。高艳打了一个比方：假如说以前时代的就业状态是“你从10种户型样板间里选一个，那么现在年轻人就业理念则是‘我要自己选个房子，并且年轻人有机会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

多位从事新职业的年轻人都向记者提到，兴趣爱好，是他们如此选择的重要契机，也是他们愿意承受此间所有压力的精神支柱。

B站UP主才疏学浅的才浅，在2021年4月发布纯手工复原三星堆黄金面具的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8月，他再一次复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

才疏学浅的才浅一直爱做手工，2017年上大学时，看到很多UP主在B站分享兴趣爱好，因为课余时间比较多，他也自学了剪辑和拍摄，把做手工的过程记录下来上传网络。

大学毕业后，才疏学浅的才浅独自一人去上海当一名全职UP主。我觉得是对手工的热爱给了我追逐梦想的勇气。

决定成为全职UP主后，才疏学浅的才浅表示初始阶段最艰辛的问题是资金。那时候因为收入不稳定一度难以支付房租，坚持下来一方面肯定是源于对手工的热爱，另一方面就是看好自媒体行业前景。

95后媒体人张天朗在小宇宙上开辟了个人体育评论类播客《话多》，在这档诞生一年多的独立播客里，他围绕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球队多特蒙德展开闲谈。

张天朗做这件事的起因和播客的名称一样——自己话太多。他从2013年开始接触到播客，大学期间曾在校园广播台尝试用声音输出观点。直到2020年中文播客关注度变高，他重新接触到对谈类型的播客，自己也做一档节目的念头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我做这个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赚大钱，只是出于我自己的喜好，我录完节目，说出了想说的话，这就很好。在张天朗看来，如果能有更多人关注收听固然好，就算没有也不是大问题。

新职业为社会输送能量和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贺云翱对中青报 中青

网记者表示，大量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新职业，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是大家对精神的追求，对一种更加高品质美好生活的追求。

高艳指出，新职业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这个时代需要年轻人，年轻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引领潮流的一拨儿人。年轻意味着好奇心、探索欲，体现了不走寻常路的个性化。

浑元是一名00后专职UP主，2020年他决定做全职UP主。既能让更多人认识唢呐，认识传统文化，也能有一些收益。

浑元说，是粉丝的热情，朋友的鞭策，让他坚持做下去。有朋友直言：哎呀你这个做不长，赶紧换工作吧。浑元感慨，朋友的建议也有道理。互联网行业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会消散，但是，目前我会尽我所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年轻人追求他们自己认可的职业新赛道，而一些新职业也在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输送能量和动力。

浑元上传的视频，以用唢呐演绎动漫乐曲为主。有人评价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动民乐出圈。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新颖的行业有着无穷的可能。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还是要在可以尝试的时候努力尝试，谁知道下一个热潮又在什么行业呢？

根据行业报告数据，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过4.6亿，网络文学创作者群体已经累计超2130万人，大量95后、00后年轻作者涌入。

活跃在阅文平台上的95后网文作家天瑞说符，两部摘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他告诉记者，原本以为写小说必须要写成文学名著的气质，看了网文之后才意识到小说可以这么飒，那么多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题材都可以写。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欣喜地看到，日益增多的网文小说写作者，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血液和活力。

白庚胜说，早期网络文学不被看好，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是两张皮，结果现在两者处于非常好的互动状态，中国文学最活跃的这部分就是网络文学。我自己是搞民间文学的，可能今天的网络文学就是古代的口头文学，人人都在创造，人人都在欣赏，人人都在传播，这是一个全民性的文学时代。白庚胜说。

年轻人放弃传统职业的“安全区”舒适区，敢于开疆辟土，勇气与热情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准备从事新职业前，年轻人也应当根据实际状况理性分析和选择；社会层面上，灵活就业群体必须得到相应的正确引导和充分保障。

以网文作者为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曹明强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年轻的创作者们也要加以引导，要推动作家培育、培训机制，设置高校吸纳渠道和高级培训，推动各地放开网文作家参与职称评审、吸收新型文艺人才进入各组织等。

在主流文学评奖、研讨、评论方面，加大网络文学作品比重，加强优秀作家作品研讨，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更好发挥正向引导作用。曹明强说。

高艳表示，尝试新职业，也意味着你没有太多前人经验可参考，极大可能遭遇挫折和失败，因此对年轻人提出了相当高的心理要求。

由一对夫妻组成的科普类UP主小透明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互联网新职业出现，意味着更多新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新职业没有明确的上升空间，没有完善的培训指导，全靠自己探索学习。

Yang是人文旅行类播客《壮游者》的主播。我基本上算是全职的播客，但是做播客在这个时代还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所以我还要有兼职养着它。

在Yang看来，播客是有商业价值的，只不过还需要被甲方和大众看到，其间还要经历一个长跑的过程。

2020年算是播客的一个爆发小高潮，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愿意慢慢做到最后的，就会看到金子，就看你能不能坚持走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个人是想坚持走一走看看的。

高艳提到，如果能够从制度上给年轻人创业最基本的保障和支持，必然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涌入新职业。

与此同时，高艳给当下准备投身新职业的年轻人提出建议，希望大家在怀揣热情的同时不能忘记理性思考。

不要冲动，不要只看到光鲜的一面。不要一看到人家火了，你就觉得这样做很容易。任何一个行当，你要想成功就一定会面临竞争，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高艳表示，考虑新职业也要想到二八原则，理智思考自己能否承受付出很多却没能走出来的风险。

多地出台政策：为职业伤害保障与劳动关系 松绑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桂杰

在浙江省衢州市迎小区菜鸟驿站工作的快递员余宏亮，去年在小区内投递快递包裹时，因为紧急躲避一辆两轮电瓶车，造成快递派送车辆侧翻，致使他肩膀骨折。受伤后，余宏亮通过工伤保险得到2000多元医药费赔付。医疗期满后，余宏亮申请了伤残鉴定，根据伤残等级进行赔付。按照规定，假如鉴定为十级，他可以拿到7个月本人工资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在浙江省，能够和余宏亮一样享受工伤保险的快递员数量可观。有工伤保险护航，快递员在工作时减少了后顾之忧。

日前，快递员应某到义乌市某文化用品公司收件时，突发身体不适，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应某的突然离世，让父母极度悲伤，快递公司派人上门慰问，告知已为应某参保工伤保险，并为其申报了工伤赔偿，最后，应某家属获得工伤待遇88.03万元。应某的遭遇和所获工伤待遇，得益于浙江省金华市2020年出台的金华市外卖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实施意见，该意见明确认定，外卖员参照《工伤保险条例》，遵守三工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开展工伤认定。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从浙江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切实保障快递员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浙江省邮政管理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基层快递网点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基层快递网点，可直接从用人单位办理单独参保，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基层快递网点，由该网点所属的具备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资质和用工主体资格的企业法人办理单独参保。

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浙江20余万名快递员中已有11.73万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含工伤保险），4.03万不具备参加社保条件的临时聘用人员参加了单一工伤保险。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缺失引发了诸多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定没有出台的情形下，部分省份率先开展试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规定，为国家层面出台该问题积累了较好的基层实践经验。

根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所做的相关调查统计，江苏省南通市2006年出台《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省潍坊市2009年出台《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通知》，江苏省太仓市2011年出台《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从2019年到2021年，浙江、江苏、江西、广东等省份纷纷出台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法规。

据了解，地方关于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的规定虽然在文件名称、规则设计、运行程序等方面略有差别，但与《工伤保险条例》相比，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职业伤害保障与劳动关系“松绑”。这些地方性规定只适用于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平台从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排除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参保范围内的人员或者限定在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湖州市、广东省对被保险人的范围界定中就明确了“不具有劳动关系”的要件。同时，这些地方性规定参照了《工伤保险条例》，维持了较低的缴费标准、较高的职业伤害待遇，提高了平台从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保障水平。

黄乐平指出，地方关于平台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还存在明显不足，如各地出台的制度虽然暂时搁置了劳动关系的问题，直接将平台从业人员纳入到工伤保险中，但仍未解决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是否脱钩的制度难题。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的工伤保险是建立在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上的，工伤保险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是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共同承担的。

黄乐平建议，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新辟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特殊规定一章，对新业态从业者的参保、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争议处理等进行专章规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他看来，工伤保险制度未来要避免进一步碎片化，才能更有利于走到统筹发展的道路上去。